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山集卷七十三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曹錫齡

謄錄監生臣周翥華

鶴山集卷七十三

宋　魏了翁　撰

墓誌銘

承奉郎致仕李公儋墓誌銘

國朝士大夫致爲臣而歸有謝賜祖餞之禮若朱昂王周李東之李受公卿以下皆爲賦詩則又漢廷餞客之所未有然而昔之去者大抵位高而寵極祿厚而家温其父祖遂印廕爵其子孫重侯疊組者也不然則韓文

公所謂賀間未歸弔廬已卒未葬於堂已哭於次者也又不然則三馬食曹而作宜去之書一龍禪宋而興歸來之嘆者也乃若奮身寒苦老不待年恩寵漏泉歌詩載道則自臨卭李公始公諱僑字德秀早從方舟先生李公石寂通先生宋公與遊考卒諸弟事公如師廹仲氏何貢於鄉厥三年公與叔氏民彝繼上而民彝第進士公以索居益得肆力於學書誦夕惟凡十有六年劉起居光祖始拔公於類省試明年擢第廷中授司戶成

都以祿不逮親顧上所得官以爵考妣朝論謂非故事不可以光宗皇帝御批其志可嘉特依所乞其訓詞謂非追遠報本不解於心者不能於是公年五十有四贈考迪功郎妣孺人仍賜公初品官公卿百執事榮其行歌以送之宰相爲摘上語名所居堂曰嘉志郡表其宅里曰節行厥十年而成都京悱又十年而眉山史公亮天應皆援公以請詔悉如故事而二史特官從事郎先是宣獻樓公鑰爲公草制且嘗爲詩及是秉政尚述前

事以餞二史而公之節益著公有别業在白鶴山下為小室曰枕流號枕流居士前後鎮蜀者率致書幣諮以闕失太守下車首加存訪長沙吳公獵諭蜀薦士五十餘人以公為首部使者李公興宗繼以名聞詔特轉承奉郎公笑曰身既隱焉用文之屏跡田里賓至無留門者雖晚進末藝若緩急請敂率容接無厭斁公取蒲江謝氏先公五十五年而卒蕭然一室領袖羣從内外千指無私烹炊無疾步大聲起居以時食飲有節尤致嚴

於賓祀諸從子學連案食共器教養均一用謙與賓貢履登甲科公雖喜見詞色所期不止是也一日跌傷足又苦氣淋遺命棺不過三寸斂止時服一衾喪從約葬從速毋徇俗為佛老供以嘉定十有四年十有一月丙子卒遠近民士弔哭不絶公系出唐曹恭王縣唐入蜀家成都治平間徙蜀州新津縣曾大父安道大父澤遊學辟雍以恩得官監酒邛州又徙邛父証累贈通直郎母太安人廖氏公之子用常孫男愿卜十一月壬申葬公

於磐石鄉孝義里癸山塴叙守文侯誠之爲狀其行以屬銘于了翁會君命名不克銘用常又以書請曰凡書太史氏之筴皆有彝品惟士以節行著則例齒於達官子非忘諸某愧謝既爲登諸史册又誌而銘之曰

劉起居之誄曰公之歸蓋傷夫三綱五常之掃地而士不盡知其心制置使崔公與之亦曰舉世鼻息於中獨醒然則公之進退存亡其所關甚重而不輕是爲銘

顧夫人墓誌銘

嘉定十有六年夏五月戊申蔣重珍舉進士第一故事京師給騶哄自端門騎至期集所侯王大第供帳左右觀焉時重珍迎侍母顧夫人于京下馬稱壽都人榮之留兩月餘授僉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御其母以歸於常之無錫方榮聞四馳惕然如將弗勝韜煇潛實益求其可願者竊所器愛焉明年重珍以書來曰走也不天以禍吾母曾不及豆區之養嗚呼尚忍言之吾母餘十歲鞠於外家管氏一日父母家絶糧母祝髮而號曰天乎

吾親之未憖也此髮其有售乎命粥於市得百錢以給炊自是父母家生理浸蘇若有相之者迨歸我先君事大母軒氏樂而忘其疾我諸父七人或夭或貧先君不能自振假館於人吾母贊治室事既備且戒能誦習五經論孟親以授重珍有關於孝義則伸而複之重珍既孤諸父給以饘粥毋治絲枲取毫末之贏以衣之嘗驟寒無衾重珍覺而溫如則吾母紉纊以覆之且語曰保汝以奉先祀也重珍泣數行下孀孤之人不堪其苦或

以胥詠重珍為之子而奪母志以配畀舉得官者吾母
叱之吾先君之末泯則母之力也重珍年十七為人授
小學有襦鷄結忍㢢以待束脩之入他日吾母持㢢襦
於諸父曰願藏此俾無忘貧賤時有欲妻重珍以女室
廬田土皆具母謂幼孤得不死者諸父之力謹毋他徙
乃固謝焉重珍年四十餘始獲齒名於進士籍冬至之
前日親黨賀吾母生辰母曰吾雅憚宴娭令不聽汝為
之後將有悔重珍艴然以疑季冬得疾月正元日而卒

身後惟破褚敗衣嗚呼天乎使吾母居約蹈困而曾不食子之報也令將以三月庚申葬於謝堰之原祔先君兆重惟昔試禮部嘗以文字受知於先生由是幸有録於門心授神予非他人面交勢合比也墓中之石不可以他屬余嘗聞之國人曰重珍之父南式資方嚴為學該贍不事舉子業其卒也重珍方生十年顧夫人持家教子有儀法讀書至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誦之尤喜言李氏斷臂事以為婦人義當若此所居雖容膝而檢防

內外凜不可越然則今於重珍之請也曷敢不諾顧氏
晉散騎常侍贈侍中榮之後世居建業入國朝徙毗陵
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子男一人即重珍女適李大年
孫女闕人銘曰
先儒有言婦適不再婦適而再飢寒之害然飢寒之事
小而失節之罪大此豈婦人之責也抑為士也之戒自
義理之不競渺世途之焉屆雖本無飢寒之迫已莫知
此身之愛偉哉夫人七十九載困窮陻阨而若是介百

桂一忻亦莫之待琢銘幽宫其永勿壞

朝請大夫太府少卿直寳謨閣致仕張君墓

誌銘

嘉定十六年秋朝請大夫太府少卿張君年六十有九引疾求謝疏四五上天子重違其請詔直寳謨閣知眉州君出國郊意甚得在道猶喜見歌詩厥明年春二月戊辰朔舟次燕湖寢疾卒訃聞詔贈朝請大夫下所過郡國發民護其喪以歸於是孤世永叙次行實求銘

於史官魏了翁以葬自惟得生最後淳熙五年君舉進士了翁始生試吏為西川僉書判官軍不屑管庫之卑獲為寮焉最後復侍同朝為忘年交然則銘莫如了翁宜也張氏故晉人晉别為韓張氏相韓五世留文成侯八世為司空晧生綱為廣陵守廣陵葬犍為武陽今黄龍赤水大墓巋然子孫守墳有千餘年不去者廣陵三世孫為廣陵守則崇寧張氏之祖也名德相望蜀之世其家者莫先焉君之曾大父孟程大父弼直再世登科

曾大父官至左朝散大夫贈朝議大夫大父官至左朝請郎考澥僅改宣教郎然二子皆以儒術世其科贈中奉大夫配臨卭韓氏贈令人君諱午字智夫事親不忍一日去左右父沒事伯兄申尤謹資簡重諾吶吶不出諸口而遇肯綮立解始調尉新繁以外艱不行再調尉籍縣監司檄攝洪雅龍遊二縣又兩易江源尉既還郡守實幕府凡三書考而食籍縣之粟纔半年爲令貴平辟幹辦潼川路轉運司以内艱去除喪堂差監成都府

軍資庫用舉主改通直郎知宣化縣通判隆州知廣安
軍又知達州召為工部郎中遷兵部歷軍器監太府少
卿居官催科僅足即捐以遺民曰賦有常數而求羸焉
是厲民也與其無赫赫名而不失撫字之意公退讀周
公孔孟氏書曰是扶世立教可一日不親乎宣化以軍
興調民出庸縣為錢三千萬當四年之賦君召里民俾
自推擇秋毫不出吏手見謂平允吳曦叛謂守薛九齡
勉以討賊自募士即劒外俟緩急首得平賊詔書馳白

瀘叙守其後薛侯以有備蒙賞君謂此臣子常分終不自言也廣安有永訟怙勢者君戢之不少假反見譖於大制置安公檄君工印君即詣臺劈析中理安不能奪命反厥次尋以制置使董君居誼屬理訟牒事情俱得上姓名於朝未報徙知達州詔任滿赴行在奏事君入對首言君德三事曰仁曰明曰武次論蜀禍已極願早擇帥臣尋因轉對又極論軍政之弊輪對言朝廷未嘗主和人乃意其必和未嘗諱兵人乃以為深諱士心疑

沮內治作輟顧明國論以一人心推誠於剛方之士毋以虛文進之致審於剴切之言毋以文具聽之其閒又論內帑版曹之弊及三邊制閫山東歸附甚悉上曰內帑誠不及向來又曰蜀中兵火可念又曰事當慮後上臨朝淵嘿至是為公改容陛楯者皆愕眙其後又以兵部對論蘄黃寇禍三邊功賞語多激切方駸駸向用而歸志浩不可挽矣早歲與淡齋王公灼遊為文平實典雅有家集二十卷皇雅鐃歌二卷西漢評五卷古律詩

五卷元配某郡王氏知昌州拱辰之女繼室同郡蘇氏皆贈宜人今夫人郫縣宇文氏封宜人男一人即世永修職郎廣安軍岳池縣主簿女三人長適進士惠修次適文林郎新奏辟夔州路提刑司幹辦公事童夷清季適進士黃褒適惠黃者亦先卒孫男一人牛僧當以公致仕恩補官孫女二人外孫男女二人世永卜寶慶元年三月甲子以治命葬君於本縣至德山庚岡之原公且去國訪了翁於休沐舍請以言忠信行篤敬二語書

諸深衣之紳了翁敬諾而篆焉迨啟手足曰以是斂我然則君所質行果在是與奚之死而弗亡也是可銘銘曰

言忠信行篤敬斯二者天所命言若易聖猶病嗟張君服是訓非此紳目不瞑誰無死斃於正我作銘表終令

直煥章閣淮西安撫趙君[綸]墓誌銘

自六飛南狩厲志克復非以江沱海陬為安也不幸而權彊封寇託有位以行其私慷慨憤激如忠簡趙公與

一時善類幾遭孥戮之禍惟天聰明癉惡胙善雖不幸而殞於遷謫者猶以不泯厥祀然而東攻吉日江漢常武之盛不可復蹟至於今百年而是非靡定則誰之罪與忠簡之曽孫直煥章綸嘉定九年守信陽金源元帥高乞將步騎一十萬入寇煥章公馳至郡繞城浚隍寬軍實勵將士説袁海于囙拔董思明于野皆授以帥寇薄城下公擐胄乘城矢石如雨敵氣沮拔栅尋火攻甚急密遣統制官康孝先率死士間徑抵敵帳斃其酋注

首櫱上敵棄攻具走然猶擁兵復進士殊死戰公趣其
弩至以安衆心調遣兵徬糧粢息閒曰楚城砦公以飛
虎義士克敵信效諸軍列柵淮壖間出游騎以誘之一
日與敵遇乘勝逐北一舉而盡俘之於是開納降附弱
者贍衣食壯者隸軍伍厥明年正月諜言寇治兵公乃
以郢軍及信效義勇諸軍專禦以飛虎軍為游擊城諸
砦士豪各保其地而身率郡僚分隅為城守備二月敵
盛兵先犯羅山尋縱燎迫郡城公登陴方略遣飛虎統

領許用先提精鋭出城及其未定急擊之殺傷甚衆敵猶以步騎二萬環城分萬人阻城東諸山而公臨督將士無不一當十敵敗走又明年正月復圍浮光裹陽二月破光山縣公曰光吾脣齒國也會光守柴君叔達使使求援衆請自守公曰不可遣董思明與表海軍援光而以飛虎軍為後拒郡教授程光廷督之會詔班武功爵益感奮公乃募勇士間道入光約表裏破賊師次永城總餉者忽欲移師防江公又持不可時破闕

鄂帥將李遵戰死敵乘勝入梅林列柵據開取倉粟江面震揺公懼彼得因糧召思明授成算令倍道抵關絡馬山谷間而步出胡家衕魚貫而進攀木縁崖二十餘里設伏於隘遇敵候騎擒之遂拔柵而入熱其卧帳敵蒼黄奔迸我師憑高蹴之呼聲振山谷奪其檄幟書敕牛馬雜畜不可勝計盡得官軍前所遺資仗民老弱陷賊中者皆拔以歸會淮西將師四集敵大敗遂解浮光之圍自公守信陽敵再戰皆北至是越境出竒威名震

憺時江淮聲問久絶中外憂恐捷書至士大夫抗手交慶然娟嫉亦自是始矣公之字曰君任五歲誦書入耳不忘年十九從朱文公於富沙既孤事後母孝撫弟妹有恩丞相忠定公汝愚每謂渡江諸賢處事精審無若忠簡公比為相召公兄弟與語嘆曰遠器也乃白上録忠簡舊恩並授登仕郎丁母林恭人憂服除調監鹽官縣催煎鹽場秩滿移澧州安鄉令賑飢興學會姦林嘯聚公集義勇民兵即巢穴捕誅首惡餘黨悉平宣撫使

吳公獵表諸朝尋主管荆湖北路安撫司機宜文字時
議散遣沿邊忠義或慮召變制置使李公大性謂公曰
惟子可以已之公至郢忠義將董逵方激怒其衆公推
誠諭之勉以赴選或歸農若隷尺籍皆大喜過望吏白
置制使留茶商忠効一軍補兵籍以安反側於安復荆
門隨棗諸屯踴躍聽渠率孟宗政劉世興扈再興等後
各能捍邊有功名公所識拔也在郢聞土兵謀焚忠義
將韓師愈之居為亂亟造其廬道遇賊首狄烈叱之曰

韓氏有警吾先斬若至則開門秉燭而坐賊遂巡遁散乃訪田里疾苦而振貸之民流有歸殍有藏桑稼勸功剽盜不作楚人始忘亂用薦者改官知潭州益陽縣開安公河以避洞庭風濤之險通判江陵府數平寃獄郡人賴之猶以進士舉與計吏偕入屬有邊遽朝廷知公才就道拜信陽軍以却敵功進秩三等尋除大理寺丞力辭改直秘閣仍守信陽節制軍馬俄以賊首虜進秩二等除大宗正丞兼權右司郎官直煥章閣知廬州

安撫淮西節制本路屯戍軍馬道改知江陵府安撫湖北至官未久以言者論削一階罷明年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尋直前謾還元秩嘉定十五年九月以舊職起知廬州安撫淮西十二月十四日舟次丹陽屬疾而卒年五十九積官自迪功郎至朝議大夫妃宜人徐氏子璧將仕郎女適承事郎監嘉興府華亭縣市舶務張獻舉公手儀修偉倜儻有大志少從諸父語及忠簡公事慨然以世業自詭及仕喜賓客輕貨財睦族振窮適

郢之役董逵軍中致饋可百萬錢曰例也公謝絶之爲郡凡公饋悉以賞捕寇者江陵罷歸無一畝之宅僦居長沙尋歸蕭山爲屋五楹僅庇風雨若將終身焉有時齋遺藁二十卷十六年冬十有二月甲子葬于紹興府蕭山縣孝悌鄉古井灣考盅故奉議郎賜緋衣銀魚累贈朝議大夫妣恭人陳氏祖汾故宣教郎賜緋衣銀魚累贈金紫光禄大夫曾祖即丞相贈太傅豐國忠簡公也璧以書來言曰忠簡不幸而輔佐中興之業不卒天下

以為恨惟先人勵志興奮又不幸而不年所不敢知曰
天也夫子論次舊聞知忠簡宜詳則銘先人以附忠簡
之表不亦可乎乃為之銘曰
帝命明辟紹開丕平賚厥哲輔言授國成曾是登崇曾
是翦棄殲我民特民罔攸訴曰予不臧亦罔克長雍戎
嫥姦綏靖王略有皇命服胡界金玦儥興不貳以令厥
終勒銘于竁式紹豐公

陸伯微持之墓誌銘

嘉定十有六年冬正元日先皇帝御路朝特詔陸持之祕書省讀書持之字伯微故象山先生文安公之子也固辭不獲命既至又詔以迪功郎入省余時秉筆太史一見如舊交明年之元日余為秘書監又得同省余嘗榜所居室曰自彊伯微問所以名余曰易象于天行言自彊不息于明出地上言自昭明德天之健也日之進也非以為人也伯微竦然曰吾所素講也為余作銘大要謂義襲而取之與集義所生當致辨於內外賔主之

分以發名庵之義余以是益竒之伯徽凡再乞歸不許

上即位轉修職郎冬十有一月詔與堂除屬官寶慶元年春差幹辦浙西安撫司命未下而伯徽病矣請致其仕特命改通直郎遂以三月甲子屬纊年五十有五諸公貴人嗟惜同聲競致賻恤始得脫輴於牖下厥十月其孤以書來曰先君之葬既卜兆於文安之墓側卜日於十一月之庚申重惟知先君莫子若也識窀之文敢以他屬諸孤杖而執事於殯使先君之門人張璞以馮

曾所次行實請予其母辭也嗚呼伯徵余益友也因不
敢不諾陸氏之系語在文安誌狀伯徵曾大父戩大父
賀贈宣教郎生六子季曰九淵學者尊其道稱之曰象
山先生終奉議郎知荆門軍娶吴氏封太孺人生二子
伯徵其長也生而英悟七歲援筆成文文安授徒於家
伯徵侍側從容出一語同堂生莫能易也為敕局删定
伯徵年纔十三嚴重如成人開講象山徒衆百人有未
達伯徵為敷繹厥旨出守荆門會郡治失火伯徵倉卒

指授中程文安器之文安沒伯父梭山先生九韶言動必識事太孺人以孝謹著盱江利文伯文安高弟也佐邑金谿伯微將師事之謝不敢當與人語有所啟發誦之終身凡可以資取成德者如憤如失迨其晝然啟油然得氣豁神竦昆弟友朋或訝其日改月化伯微不以自足也尤善觀人氣有純駁才有高下抑揚開闔各中其會開禧北征伯微屏居且二十年矣憂時不懌乃歷聘時賢將以有告過九江見徐公誼時議防江伯微請

擇僚吏察地形孰險而守孰易而戰孰隘而伏毋專為江守徐又問伯微具言自古興事造業非有學以輔之往往皆以血氣盛衰為銳惰故三國兩晉諸賢多以盛年成功名更天下事變多矣未舉一事而朝思夕惟利害分數先入於中愳恐其為之難也徐憮然留與語數日又之鄂謁薛公叔似項公安世之荆謁吳公獵爭先延禮尋皆謝歸著書十篇名以贛愳說嘉定三年試江西轉運司與選既下第即所居講授生徒有泚舊名百薦

遂以薦名堂著書有易提綱諸經雜說常平使袁公燮薦於朝謂伯微議論不為空言緩急有可倚仗不報豫章建東湖書院連帥馳書幣强起伯微長之尋以太孺人年高辭歸居四年衛公涇又致之累辭乃就諸生習於間放出入無節伯微每旦會揖即編其姓名於牒不至者麾之由是皆集遇有講授衛公率僚屬往聽焉其教大抵使人反求近思以不失其性之本明與人言疎暢磊落而自律嚴謹驟見若和易至反覆問辯則壁立

千仞無少假借人有思念旬時不決若累千百語不能竟伯微判之俄頃盡以一言蓋其生長見聞既加人一等而精敏強濟又足以踐其所見所聞然而晚得一官閲十有九月而卒世之爵不稱德榮不蓋愧者往往而是獨與儒生學士銖較寸量嗚呼天果夢夢矣乎二男子溪洞四女子尚幼銘曰

金谿之陸自象山氏昆弟令季彊以學名士天嗇厥施困甭於時僅垂空心以淑爾私謂天嗇之而壽燕厥後吁嗟

壽矣亦罔克壽永與之忓英烈言言有稽陸學茲維其

傳

安德軍節度使贈少保郡王趙公希館神道碑

紹定六年五月戊午安德軍節度使信安郡開國趙公

薨于臨安府休沐舍年五十有八遺奏聞上震悼輟視

朝遣中使賜内帑水銀龍腦以斂贈以金幣敕有司治

喪葬家人謝弗敢明年改元端平詔贈其官爵信安郡

王孤與汝兄弟奉公之喪葬衢州常山縣西塘頭某山

先期以前國子司業林畧所次行實介知樞密院事喬公其以求銘於臨卭魏某道遠不得辭也竊跡其事公諱希館字君錫舊名希喆舉進士改賜今名太祖皇帝九世孫也高皇南狩少保自京師徙名數常山公生而明悟長而勵志少師衡陽公未冠肄業於石鼓書院嘗有聞於永嘉陳君舉傅良後又受經徐子宜誼力貧苦學借書抄誦郡學有大雅齋以待國之貴游子弟公弗入曰吾獨非寒素乎舉慶元二年進士授修職郎待汀

州司户參軍借寓僧舍紬今考古凡八年至臨汀僅二月而峒寇李元礪出没汀贛廬陵間汀人震懼郡㑹僚佐議守城公下坐無一語守異之曰不言得無有所見乎公曰非策也距城三十里有關曰古城若悉精鋭以扼其衝賊不足慮矣守以付公人為危之公至關審形明間申令謹堠分晝循定賊已遣諜窺關公得諜詰之縱其舉火相示而羸師以誤之夜半賊數百銜枚突至公嚴兵以待賊且至始命矢石俱下賊無一免餘黨聞風而

逌公引還耄稱羅拜相屬公由他道以避之事聞詔陞本州推官中書省籍記姓名治疑獄決滯訟攝頹邑弭亂卒臺郡皆大之去之日軍民遮攀泣送者至數十里調主管夔州路轉運司帳司大寧鹽井弊端如蝟積負至九十餘萬斤公往視之旬月償及半踰月則告羨矣既歸疏利病十條使者上諸朝民至今便之凡米鹽錢穀之寄視星出入夜復閱文書率漏下十刻掌備邊團併閱諸藏遇使者新故之交府人持白金以請于公曰

此羡也主者當得之公怒以白使者盡更其弊商人請
官鹽卒不及數而官糴商米必求羸公悉爲釐正南人
仕蜀歸舟或挾商貨或部貢篚以爲利公輕舟出峽引
見便殿改奉議郎知信州玉山縣未行名對公條列三
事首言民力困於貪吏軍力困於債帥國家之力則外
困於歸附之卒内困於浮沉之費次論四蜀銓注科舉
之敝次論大寧鹽井本末寧宗皆嘉納之除大理寺丞
遷大宗正丞權工部郎官宗姓多貧而始生有訓名爲

人後有過禮吏請賕亡藝莫敢自陳公白其長推行之會朝議燕邸近屬赴朝參者少命公易班以壯維藩之勢公以疎賤力辭弗允特授吉州刺史提舉佑神觀訓詞略曰藝祖創業垂統而支分派別浸成疎隔顧瞻班序慨然有懷又曰藝祖受天明命文昭武穆宜萬宜億乃環顧在列疎若晨星朕心慊然始知廟謨已定弗可轉也未幾廷紳有請謂宗姓換班人嘗舉進士者請視朝士聽輪對意蓋有屬也公對首論今日多事之際

而未有辦事之人朝紳清選也以緘默為清重以刻薄為舉職以無所可否為識體闊寄重任也以大言為有志以使過為知恩以不待指授於朝廷為有才臣非敢厚誣天下以為無人患在選擇未得其道器使未當其才耳次論宗學之建朝廷美意也校定法不視太學而視武學外舍優校必待公試中選而後陞一請一免而不得援永免例已陞內舍胄監前名而不得注諸州教授名為重之實則薄之恐非風厲之本旨也除成州團

練使令上登極恩進潭州觀察使以公族近邸恩特加厚又進安德軍承宣使公引對言初政急務莫先於明君道總治統收人心敷對移晷上為動容曰卿所陳極明要於初政所係尤切越明年復當奏事論祠祭不嚴禁衛不肅凡皆職分所當言者慈明宫上壽升節度封信安郡公自男爵積户至三千九百食實封六百不幸足疾卧家累歲而殁某竊嘗怪周有天下内而三吏六聯外而五侯九伯類出於同姓之英至秦漢以後千五

百年間獨未見一人同國家休戚爲王室輕重如古所
謂同姓之鄉者二五之運流行宇宙亘千載如一日未
始有今昔之間而天之降才爾殊何也古之待同姓推
尊祖以及於敬宗推敬宗以及於收族蓋自始祖爲正
姓高祖爲庶姓庶姓别於上而戚單於下則系之以氏
統之以宗合之以族凡有事於廟廟之子姓各以昭穆
爲序旅酬賜爵昭穆各齒內賓宗婦廟序以倫蓋不惟
奠系明統亦以别嫌明微是故兄弟之國不廟先王公

子公孫不皆祖禰其先君凡以厚其别也况又養之於成均以觀其徳行列之於王闈以考其中失其朝夕之所與居者俊士造士也觀感而志喻者正言正行也夫然後處之以國邑授之以民事甸稍縣畺之采六遂之餘地各有公邑其有功有徳則裂寰外之地而侯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宗氏分族以寵綏之或世其爵祿或入為公卿大抵親有等則人知敬宗族有别則人無覬覦又為之建學立師而居有教餼廩授田而生有養則

其内閒兩社以補王室外分三士以翰王略親親賢賢之效後世鮮儷焉乃其所也周自始祖曁於末孫凡享有民社二千餘年秦雖僭偪猶三十餘年弗敢竊號也乃自春秋以降惡嫌遠偪自翦其類所謂内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者豈惟秦事然也自二漢魏晉至於齊梁隋唐之季亦莫不然其間豈無以經術稱以詞華顯然不過為韜光晦迹全身遠害之圖而猶有不免於禍者然則非千五百年間天固壽於神明之

冑蓋有之而莫知所以用之耳公丰資凝重胷抱魁壘褚無一金無戚容也秩正二品無喜色也揚人之善不記人之過急人之難不忘人之恩少師薨公尚幼護喪以歸道遇寇左右駭散公拊棺慟哭不懾寇義而去之游遭母江夫人喪哀毀骨立時姊妹未昏嫁公悉資予之族黨親姻有四孤女公皆子而嫁之官於夔適同年進士李鳴鳳自館職補外一夕暴卒公捐金治喪事前歲盜發其鄉縱火邑郛胥爲煨燼不忍犯公之家萬里

入蜀無秋毫援助諸臺交薦之同知樞密安公丙縣長沙還蜀見公於稠人中即留飲握手道心事解所佩玉以贈且顧舉之公辭以未及格安公曰然則使我有失士之恨柰何盡貤諸所親曰有母黨可受此而不敢專曰君謂可則可矣是舉也人兩賢之使公內掌臺閣外居藩輔稍得見諸事業其所立當何如既換班自號時隱居士以琴書詩酒自娱祈寒盛暑未嘗謁告或謂公何自苦若此曰正愧無以補報若併廢之如此心何公備

歷艱難不忘貧賤卧興書籍衣食取裁足不置妾媵故
訓詞有曰爵禄褒嘉不改儒生之習威儀謹飭蔚爲朝
著之華蓋知公之深者娶江氏殿中侍御史躋之孫封
淑人賜冠帔遺奏上進封郡夫人子男六人與瀟八歲
能屬文早夭與汶以蔭補第一入宗學舉嘉定十六年
進士今以承直郎特改差西京中嶽廟換尚書左銓與
潞宗學諸生紹定二年進士承直郎今監嘉興府比較
務與洸嘉定十六年武舉紹定二年換試進士出身今

以承直郎當赴尚書左銓與瀚忠翊郎監饒州戶部贍
軍酒庫與澧京學諸生紹定五年進士修職郎待年官
女一人嫁儒林郎福州司法參軍唐慶遠孫男一人孟
植孫女二人尚幼銘曰
維宋開天藝祖維昆藝宗九支孔曼且蕃維信安公秉
德静淵敭歷中外風績言言胡不用之屏翰城垣居之
著宁位大爵尊蟲飛而朝會盈而旋弗究弗宣弗振弗
年分有所制以親擯賢我明古制識恨丘原

鶴山集卷七十三

鶴山集卷七十四

宋　魏了翁　撰

墓誌銘

觀文殿學士左通奉大夫贈特進謚文靖朱公

神道碑

恭惟高宗皇帝聰睿神武格知天心自大難甫平深惟國本之未建乃紹興元年四月戊申以至和故事面諭宰臣宗尹等厥既得人是為孝宗皇帝由是詔書數下

聖意蓋白緜興末詔御史中丞朱公倬知貢舉舉人劉朔論賈誼通達國體在於豫建太子公擢爲第一公平時造膝未嘗不反覆及此至是以典舉復命又論奏久之上再三稱善由是被遇迨建王正名從幸時惟陳文恭公與公實左右高皇事無小大必以諮問矧揖遜大事蓋熟聞之三十二年春二月高皇還自金陵公以年及七十引禮律求謝手書不允請至三四高皇諭之曰卿風采仍未衰奮然遽欲引去何也知不可奪乃六月

已巳詔以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會孝皇
升儲中外流傳疑信參半諫大夫故與公有怨乃以風
聞上疏孝皇知公無他比再上降資政殿學士詞臣承
望至謂元良天下之本乃覬疇庸不知君臣之間未嘗
有異論也授受之意屢行詔諭誰不知之矧公自典舉
嘗白發其端繼以臣隣陪扈出入與聞政幾脫有欲言
嘗不待臨事而發也公之所啟不過曰靖康之事正以
傳位太遽盍姑徐之撥諸人情此亦愛君之至者高皇

決不以為忤而孝廟仁孝篤誠未嘗至於趣得則亦必不以為疑陛辭之日高皇諭云所論於卿何與朕欲過德壽宫卿且歸俟年歲當召卿明年公以致仕聞孝宗謂輔臣曰朱某有性氣如何便欲致仕輔臣以訃聞上曰可憐可憐恤典一如前宰相遂詔復元職自通奉大夫贈特進致仕遺表恩澤凡十人然後人知兩宫果不以為忤也迨淳熙初公之子端厚端學侍魏國太夫人於行都六年以憂去端厚自左藏東庫除將作監主簿

易太府寺簿端學自左藏南庫除大理寺主簿皆出自
宸斷服除端厚又起家大理丞端學太府簿尋遷丞至
是人益疑傳聞之謬淳熙十四年公之孫著舉進士唱
第之日上顧謂二相王淮周必大曰此義方之訓二相
出以語人人又知孝皇於公歷二十有六年未嘗
忘也其每惟帝者之盛猶曰惟口出好興戎蓋授受之
間古人所甚畏以范文富諸臣定策之功人知勿敢言
微王同老自陳寧沒身不見録至其公與予之議未嘗

有異論也猶曰指社稷爲他家而譴之微其子仲修一言亦將無以自白雖然是尚有可諉者曰出好自口興戎自口故言之而不自爲德也不見知而不敢辯也今高皇之蔽志踰三十年而孝皇以繼志爲悦不以位爲樂凡皆中外所共知是豈較此遲速之間者令如言者之説則淺淺議聖德也公之知不知庸何恤而揖遜古今之盛德此不可以不辯後此者四十年著爲左峫其始獲託交每訝公前誣既白而銘諡未請又二十年獲

侍同朝始知以文靖易名著嘗從以語某曰先文靖即世既六十年昔者任公文薦嘗狀其行治尋厄於火王公普嘗銘其年閥他未有紀于於前言往行槩嘗有聞盍為我誌而銘之某弗敢辭公字漢章朱氏自曹姓其後顓帝之後曰陸終終之子曰安安之裔孫曰俠周武王封之于邾至儀父十二世矣後八世為楚所併子孫去邑為朱氏世居沛國相縣至漢大司馬長史詡生大司空浮浮生下邳太守永永九世孫吏部尚書尚生司

徒質二子禹阜禹坐黨錮之難子孫避地丹陽阜之後為唐宰相敬則唐末公之七世祖又避地於閩遂為閩縣人其丹陽之別乎曾祖考巽累贈至太師追封衛國公祖敏修皇朝奉郎廣東路提舉常平贈少師考庭佐皇從政郎太學博士累贈太保取黄氏贈吳國夫人故宣奉大夫積之女生四子男公為適長生而秀異曾祖妣周國疾亟猶撫之曰是必興我家恨不及見之少長誦書日萬言少師愛之寢食必俱朱氏世傳易公尤極

精邃未冠以鄉舉至京補太學內舍生丁吳國憂哀羸不勝衣服除又居太保憂宣和三年復鄉舉法公以選登五年進士第調常州宜興縣主簿金將入寇居民求辟地公為具舟給食全活甚衆亡何民告澇於郡郡委公閱實公為蠲田租至九分若全免守怒將擿治之既知公秉直堅確乃俾攝屬張忠獻公薦公名對除廣東路茶鹽司幹官再用薦改除檢福建廣東西經費財用所屬官明稟為宣諭使至東人憚其風聲獨於公慰薦

甚異謂之曰宜興冦至脫民於死者非公邪民至今思之遂表於上時方以劉豫爲憂因賜對策其必敗高皇大喜詔改合入官與相秦檜忤出教授越州參知政事張守帥浙東又以表於上除教授諸王宮檜惡言兵公所論掩骼又忤檜有邊警浙東制置使梁汝嘉以公詳練表攝參謀有捕獲羣冦梁屬公與吕稽中鞫實公獨得二人賍竊之餘釋不問曰吾大父尉崇安日有獲冦二百坐死者七十餘大父謂此饑民剽食耳未可盡以

三尺繩之也悉緩其罪而不以徼賞令吾其無愧大父
乎滿秩還里辟秦禍食祠官之禄十餘年家藏書數萬
卷皆手自校讎除通判南劒州凡四年乃上建寇阿魏
聚徒數千建壤接而卒愞不可用公以信賞擒獲一境
頼之差知惠州陛辭因言嘗策劉豫必敗高皇曰記得
記得卿久淹何所公曰厄於檜上憮然慰諭曰惠陽去
朝廷遠頼卿撫百姓如朕親撫之目送公去旬日忽問
大臣曰前日之對誰爲薦之曰守臣陛辭常典也上令

亟召對政府有未知公者曰已去矣遂除國子監丞公
聞命還眎事凡八閲月以職事轉對建請勸恤民隱未
幾除提舉浙江西路常平二三大臣亦罔知上意忽特
命自今在内除提舉官令朝辭上殿蓋為公設也公首
登對上曰近來内重外輕令卿以朕親擢之人出為部
使人皆知内外之任均又曰人不知卿惟朕獨知卿乃
除右正言二十七年秋也二十九年春二月進侍御史
秋八月差國子監發解所監試官冬十二月進中丞公

自為臺諫眷滋厚而心益畏常言人主任我以耳目託我以腹心非報怨任氣之地必須上答天心不為子孫植荆棘也每上疏必夙興露告赫然如上帝之我臨朝論方畏言邊備公悉力開陳言詳氣定雖逢盛怒不懾在言路久薦人論事以至發倉廩蠲米價減私鹽覈軍籍抑配禁州縣科借凡以興利除弊無慮數十條率裝藁不傳公經學醇深經筵侍上多所稱善自典舉還還參知政事明年拜尚書右僕射公控免之詞謂一言寤

主詎緣左右之容人以為榮月餘詔提舉三朝國史詳定一司敕令明堂加恩進封開國公金亮窺江公陳戰備應三策且謂兵應者勝上曰卿所言三策甚當朕書於坐右朝夕思之敵勢寖迫公又策金三事上焉者為耕築計中焉守備下則安意絶江然臣謂多從下策可無患焉既皆如公所料史忠定張忠簡虞忠肅劉忠肅之進用公皆有力焉王魯公陳福公及王公之望爲公畢亦公所薦也有議數編民助軍者公力止之有求遷

進者公曰此朝廷之名器豈容以市私恩扈從親征憂
邊思職寢食俱廢得鼻衄之疾上方和藥以賜詔同知
樞密院黄祖舜拊問而公去意不可回矣公事親誠孝
遇族黨州閭以厚未嘗言人過無聲色之奉每飲食衣
服必曰吾父母恭儉積德以遺子孫吾德不逮何敢享
此昆弟姊妹凡八人昏嫁衣食咸取給焉最嗜書捜訪
古今圖史不遺博見而强志天文歷數之學尤所究心
元配劉氏僅兩月而卒贈相國夫人繼配李氏右宣教

郎陔之女生膺九封至闕國夫人年七十有八二子即端厚端學端厚終中散大夫知汀州贈中大夫端學終中奉大夫直秘閣三歷郡四持節贈光禄大夫女四人長適某官劉浚早卒次適某官張闕次適某官李璹次適某官陳宋衡孫男二人曾某官著今為闕大夫吏部尚書兼侍讀孫女二人適某官某官曾孫男闕人某官曾孫女闕人公薨以隆興元年六月甲戌葬以二年五月辛卯墓在懷安縣山鄉飛山之原銘曰

維文靖公器遠識沖勵相中興而闕其能敬保元子而泯其功彼不我知謂我覬覦赫赫兩宮照知臣忠有子有孫簡在帝衷明明上天亦臨爾躬有孫有曾式亢厥宗覿湜知渭觀火知風我銘有徵匪私乎公

中大夫秘閣修撰致仕楊公墓誌銘

上踐祚之元年楊公子謨與蜀士五人咸被時招公自嘉定八年累疏乞身書祠官之考考滿不復以請閒二三歲朝廷必時其滿而申命焉於是卧家十有一年矣

聞詔辭不就士為公出處謀者不一令屯田郎度君正移書强起公公扵屈仲之分察之已審固謝焉二年九月寢疾遂致其仕已卯屬纊年七十有四先是公扵縣之南山築室聚友號雲山書院嘗曰我死則葬扵是山至是孤仁舉卜日維四年十二月庚申食則令紹定元年也乃以書諗某曰維我先君子經德履道克純厥終海内知心宜莫子若幽宫之銘敢以煩執事其執書泣曰令復有楊公邪士不幸而不生扵三代之前師𡬶指

殊無所統壹其亦幸而生於國朝諸儒之後理明義精有所據依雖然抑又有甚不幸者焉陰陽鬼神之賾性命道德之奥與夫為人為己成己成物之理先儒之講析既精後學之誦說滋廣士習其讀玩為常談甚者託之以飭詞辯假之以獵聲利反以為學術之累有如明辯而篤行純德表裏令名始終人無知愚皆曰浩齋先生者則走也雖藐焉罪疚寧敢以他為辭謹為叙而銘之楊氏世居華陰僊谷至唐太保漢公之曽孫庭輝入

蜀爲普安令後居潼川五季時有爲銀青光祿大夫潼川討擊使者徙飛烏生魯珣魯珣生延秀延秀生惟廣惟廣生士達士達生南重南重生裕裕生四子男其仲曰知章該累舉恩不復仕自號雲山老人累贈至通議大夫妣同郡何氏以淳熙慶壽恩封太孺人累贈至令人公字伯昌自幼孝友端慤能誦書屬文道泉王晉卿教授諸生爲第五等公時年十六受學旬歲已輩行高等既冠有大慮周程子諸書雖傳於蜀於時未廣通議

遊廣漢得張宣公之學以授公且誨之曰欲造聖門先從此入若造深養熟内外合一治己治人之道備矣公朝夕究圖凝然一室往往踰月不出户自是默識聖賢下學上達之序動静語嘿不違乎誠淳熙四年以詞賦舉於轉運司會父卒七年就外省試文靖胡公得其文以爲有格君氣象置諸優等入對大問方皁陵鋭意於治發策數十條公對略曰帝王躬行之實莫大於學學者政事之本也雖然欲極乎學之用不可不求其要何

謂要行之以至誠要之以不息是也大學之道自正心誠意以至乎平天下中庸之道自尊賢以至於來遠人皆不外乎至誠之格言臣不知陛下之躬行果誠與抑未歟臣試以天人之應而卜陛下之誠則知容有未至也又曰臣聞之道路謂陛下左右近習之人雖無顯然害治之迹而諂諛欺矯實繁有徒故凡求於速售者率造宦寺之門珠玉錦繡以充苞苴絡繹於道而陛下有所不知此非細患也孝宗嘉其直擢寘甲科蓋自鄉舉

至是三試皆第八人歷綿州廣安軍教授調崇慶府錄
事參軍茶馬司改辟幹辦公事未報堂差成都府教授
以舉主改通直郎知隆慶府晉城縣通判成都府權發
遣黎州兼管内安撫司公事勅差四川類省試院考試
官召赴行在除尚書吏部郎中遷軍器監仍兼郎官差
御試詳定官遷大理少卿主管右治獄累請補外除直
華文閣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提舉常平等事凡
再兼知嘉定府又累請歸田進直徽猷閣凡再任主管

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差知隆州辭不就直顯謨閣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提舉亳州明道宫名赴行在控辭未報乞守中大夫飛烏縣男致仕詔除祕閣修撰公始職教二郡皆以義理訓廸諸生成都學官盖四蜀之士咸在公之餘論漸被滋廣在晉城純用詩書不雜他術為諸邑最歲旱捐縣帑之羸為民代輸者幾萬緡李公壁除兵部侍郎舉公自代公未嘗有書尺之敷數成都帥守謝公源明繩下苛急幕府憚之公於事無巨細

劈析是非雖逢戚怒卒為公屈後嘗語人曰吾幾失楊公碉門舊部寇邊宣撫司辟公之參務以恩信羈縻且撙節浮費與邊民代輸二年又請於朝降緡錢厚儲峙廣土丁省戍卒增義勇患士子聞見寡陋休沐即學宮誨之士咸知趨鄉逆曦僭叛諸蠻將俟釁而動邊民皇皇公誓以死守飭家人毋輕去以為民望移書方伯監司起義討賊顧調禁軍義勇為先驅戍將張燧將所部五百欲為亂士不從號呼詣郡燧策馬隨至公麾郡卒

縛燧歸於制置司以張曇次補士俯伏聽命未幾逆黨董鎮至成都陵逼蜀帥分遣裨將雷珂徑至郡交曇所領軍禍且不測會安定寨諜羌出没公即遣珂軍二百乘邊以攜其黨而令義勇軍還郡以張聲勢賊氣頓索曦尋遣校王安國犒軍安國持郡吏欲以留令誅之公義形於色安國不敢動文移遷延以底賊平人以是服公應變之略云主四川類省試事兼監試事公以取文之要五校士之目七示同事者大要先義理而後文采

虚心從衆而不斷以已見且專以論策定去取公故為
點檢官及是典領咸謂得人蜀帥楊公輔遂以五要七
目聞上且刻諸試院尋即院拜召命控辭不獲秩滿去
郡郡人象而祠之申諂趣發入對便殿首論權臣誤國
叛將干紀陛下不動聲色誅此二孽如戮狐兎而臣愚
猶有憂者鑒遥往之已事開惟新之令圖在陛下審處
而已其二論皇太子既正儲宫之位宜使親正人授正
學王者之學果何學也大學之所謂正心中庸之所謂

謹獨是也惟輔導得人而後有所受三乞招塡黎州土軍分番上寨歲循舊比給緡糴粟以備緩急典銓二年不徒例之拘必權其資望而予奪之吏道無壅因轉對請於淮上荆襄關表漢中空閒之地招募軍民雜耕以省餉運節濫賜損内帑以充糴緡以收楮幣嚴責州郡實常平之儲歸廣惠倉元蓄以備凶歉罷軍興一切科斂之法復師旅饑荒之地以紓民力又曰民之困若極矣不可以其屢經兵荒而不離夫易失者人心難諶者

天意修人事以符天意其要在養民除軍器監尋復兼
侍左郎官輪對申言權臣叛將之弊如初對次論學術
乃國家之壽脉公論迺天下之元氣所以扶持皇極主
張國是者必歸諸此更化以來衆正之路方啓而羣枉
之門漸開善類雖進而忠鯁之士有相繼引去者矣姦
黨雖斥而夤緣勢要有技拭叙用者矣夫君子小人如
薰獨之不可同器今顧欲調停參用之幾何不為君子
之仇而基國家之禍歟始公奏陳先帝處頴頷首者久

之權倖側目公謂同列縱以此得罪其甘如薺乃力請
補外朝廷不欲以言罪人進介卿以留之棘寺有坐偽
告者株連甚衆公酌情為三等奏聞決遣事連鉅閹鄭
氏兄弟乃移文内侍省索粥告之賊小人由是益怨在
寺僅半年而去公自念非達賢無以報國會免朝辭遂
薦蜀士四十餘人於當路公之規模識量蓋若此世論
方隘不足以知公也過家上冢歷所部郡邑屛厨傳廣
諮訪奬静退抑躁競既抵所治絶請託却饋賂審彰癉

一道德肅然響風嘉爲邊郡公爲築堡寨結士丁歲給衣裝春秋閱習馬刑獄司舊有備邊庫自比歲利店之擾儲蓄幾盡公節縮冗費補還其半又上諸朝乞給緡錢爲新丁衣廪之儲撥還常平免役寬剩等錢爲水旱不測之備恩收养疾之人毋得注獄官縣尉被命兼權嘉定府嘉之中鎮寨控扼虛恨之境自北二既誅之後虛恨疑不受犒十餘年公遣吏往沈黎互市所說諭虛恨酋領如約詣寨寨將馬櫄利其犒賞擅殺數人公怒

縛櫪下吏竄徙之廵按屬部剖決滯訟惟成都以制閫所治典臬者例不敢孰何公曰是之不究何以厲餘乃隨事平決新繁民曲防溫利歲與新都相儺訟公臨視度其地多寡聚石爲象鼻堰口以均水利兩邑便之嘉定守洪偲報罷公再兼府事偲竊用府緡公督還其半縣竄其嬖吏以其狀上之一郡稱快然自是得請以去不復出矣即雲山書院講授後進吉月月半誦論孟中庸大學語或至旰聽之者各充然有得嗚呼自井田封

建壞君師之職分不明六經之道千數百年幾為未試之書國朝自周程張氏及近世朱張吕氏相與扶持綿延斯道復明於是百數十年間往往有聞見而作者然而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吏浮湛州縣出入里閭以其所獨得私淑黨類則國人化之而仁遜子弟從之而忠孝乃猶有所行其志況如公之寛和質實發於精神動於氣貌能使人鄙吝銷釋至於閱事久而燭理明視精粗表裏真知其為一公私義利實見其為異故雖即

温愛汎而檢履金石儀觀山河世所謂可悅可慕者一無以動其心焉又不知覼而善闡而興者復幾人也未嘗有所著述惟欲使人精體實踐以造於得故其遺文僅有浩齋退藁若干卷尤篤於倫類塾居必屬其親族昆弟聘士而教之從弟子諤自幼受學登慶元五年進士第甫調官而卒終身念之以上宗祀恩官其子仁任登仕郎族之孤孽不能自立者為辦喪葬婚聘鄉邑嘗有旱勸分賑糶不遺餘力取勾龍氏封恭人先四年卒

加贈令人子八人四男傳孫綿孫丞天仁端嘗與賔貢
終儒林郎小溪縣丞先一年卒仁舉再舉於鄉今從事
郎順慶府團練判官四女長適從事郎新井縣令何叔
丁次適奉議郎知平泉縣費濾先十年卒次適儒林郎
簽書普州軍事判官馮仲煃季女有肓疾未嫁孫男義
質以致仕恩當補官外孫男女各二人銘曰
血氣之知譁世取妍歳月慆邁志隨氣遷卓哉楊公植
基盛年騑騑翼翼陟巘自原知行互發華皓益堅雖撓

弗奪雖誘弗挻雲山之顛巽後丙前有欝者仟公歸其全

朝奉郎新知邛州何君墓誌銘

嘉定八年十一月庚午新知邛州何君卒其二子充襃營德陽縣之義合鄉元池里鶴壟命于蔡祔先君食卜葬厥九年十一月甲寅食其季弟德固以朝請郎老於家狀君行來謁銘某于仕于役久負然諾其後待罪太史氏充以書來趣銘竊迹其狀為之誌曰何氏系出蜀

郡世居漢之綿竹曾大父延世大父革贈朝請大夫出贅於德陽史氏因徙名數父耕為四川類省試第（闕）自朝請大夫秘書監出守潼川以卒贈正議大夫妣李氏累贈碩人生三子君為長諱悳方字元方一字伯直自幼至冠未嘗去侍側資分既高濟以家學二弟悳彥悳固胥視以觀淳熙元年秘監守漢嘉公年二十餘以詞賦試轉運司與選秘監每念仲季氏貧欲盡推田廬畀之君力贊其決秘監即世至無以奉賓祭乃卜築東山

之麓四壁蕭條以書自娱怡如也初秘監當任子首以命從子之孤者至是君又以遺澤遜於仲弟人謂禮律先冢嫡君固辭會二弟同舉淳熈十五年進士徑白宗長奏任焉君不及知也嗚呼天下俗薄豈惟隣里鄉黨不相賙邺甚有宗族凡弟甲富乙貧相視為路人者秘監推產于同氣施恩於從子君能聳善扶誼以成考志可不謂賢矣乎君從外銓擬華陽尉未上擢紹熈元年進士階迪功郎改調閬州司户參軍楊恭惠公時總蜀

賦以君監興元府户部大軍倉用舉將陞從事郎教授
龍州永康軍永康未上改隆州又以舉將改宣教郎知
飛烏縣制置使辟通判簡州堂授通判成都府擢知懐
安軍邛州邛未及上君為吏嚴明人不敢干以私其在
興元平槩量以市糴謹簿書以出納吏重足立未滿歳
所蓄裕如為前官償宿吏用善粟餉軍去之日斗食以
上祖帳横道十餘里不絶龍為州地僻士鮮君孜孜教
養不遺餘力士習競勸自南渡後無舉進士者至是趙

楙以詞賦冠蜀隆雖士鄉會校官不修且歲入薄不足以養士徒恃粥井之利又為轉運司所摧不以時給君白漕使者趙君善宣即郡截撥廩粟用繼知飛烏有姦民比而撓法君疏其尤者聞諸方伯監司而竄徙之餘則榻類於宅里咸惕毋犯冣歲之出入凡浮於用者節之朞歲間睟始至倍蓰於是條其賦役之病民者代之輸為錢以鉅萬計又以十之八籍為水旱之備又以修學宫市養士田成都為西南劇而府公率崇位貌胥吏

倚爲姦吏賕貳蔑如也君繩以法人始知有貳成都學宫凡四蜀之士咸在自比歳挑達不檢孰何之則鼓衆詬詈羣去以持其長君曰苟避怨謗將何事可爲慨然以身任之汰冗濫嚴課試謹出入學校肅然通判分東西廳君之父子兄弟前後爲西廳劉文節公爲記其事其爲懷安也隣邦以幣交則以其幣報焉約己嗇用得餘財數萬緡籍爲備荒若干義濟若干贍學若干餘以代民賦視兆爲倍之又爲浮梁以濟人渡且蓄歳修之

費居不知役涉不告病嗚呼自貪刻成風視民如讎與吏為市而君所居官約己以裕民力束吏以清政本葢皆今人之所難能者可不謂之賢矣乎無何仲弼以都官郎卒叔堅以知崇慶府致其事君歸意愈切聞臨卭之命自矢弗出矣卒之年六十有五君為人果毅多識閑家有儀則涖官整嚴歷任幾三十年累階至朝奉郎娶穆氏贈安人先十二年卒二子長元今為從政郎嘉定府司理參軍次褎一女適廸功郎監眉州在城酒務

高允績孫男女各四人銘曰

推産辭官匪以自潔也恤隱賙艱匪以苟悅也擿伏婞姦匪私之訐也趨勞棄安匪名之掠也行吾分之當然人謂我揭揭也勒銘幽仟光先監之烈也

朝散郎主管華州雲臺觀彭侯墓誌銘

恭惟乾淳之盛封殖士氣積而至於紹熈之季異材輩出時惟吏部侍郎忠肅彭公以正學直道羽儀禁列孽韓柄國趨和者立致通顯公見上辯過堅懇既又拜疏

極言其姦雖繇是挫偃不復起而風烈言言垂芳簡冊
清江彭氏遂為江右名家忠肅之祖愈不仕父文通贈
朝奉大夫忠肅之元配敖氏贈信安郡夫人繼趙氏贈
新安生三子男其冢子即侯也名欽字仲恭一字仲敬
以父任為承務郎監興化軍莆田縣涵頭鹽倉忠肅作
初筮箴勉之其目曰處事必公舉職必勤御吏以正撫
民以仁誠以事大和以接人唯儉與廉治家及身公受
命如將弗勝凡職所當問如覈登耗時出納檢姦盜戢

讕辭訪求宿弊敬恭夙夜先是以稅戶運鹽歲十三運
運獻白金十二兩凡鹽丁出入謾不敢就何侯立罷之
而憲禁於衡又移書轉運司極陳收耗鹽減脚費及上
官敷配亭戶强市海物之弊使者皆行其言且以廉謹
是褒前執政鄭公僑亦聞而舉之知武陵縣以新制改
差僉書荆門軍判官未上而忠肅覺嘉定元年四月翰
林學士樓公鑰上忠肅奏藁乞加命遂録用子孫詔與
侯陞擢差遣十一月差主管湖北安撫司機宜文字十

二月詔與寺監簿差遣尋除太府寺主簿改大理寺以新安卒皆不及拜四年三月除軍器監主簿五年八月輪對其略曰人才者治功之本學術者人才之本今貪冒奔競欺罔茍且為害極矣古人幼學壯行本諸仁義忠信後世多以科目取士所學非所行所行非所學宜明示好惡風厲四方時於科舉之外表顯實行以激昂之其次論兵器不中度宜程工峙材勒年名以詔賞罰遂上忠肅事潛邸事初政日所得上語參以事實名聖

德記詔付史館初忠肅輯祖宗家法為書名內治聖監
紹熙四年上之至是東宮官欲得之疑有觸忌諱摘數
條謂公削之公持不可而歸諸策府請外添差通判嘉
興府滿二歲移通判潭州所至方伯監司表其廉平歲
孟夏上降祝冊遣吏祠衡岳侯為定祭式勒石齋廬令
用之十三年京西制置使趙公方白時宰謂侯有實才
十月差知峽州節縮浮費廣糴豐儲為緩急備又以州
控上游練軍實葺寨柵閱鄉卒寨置甲乙歷往來因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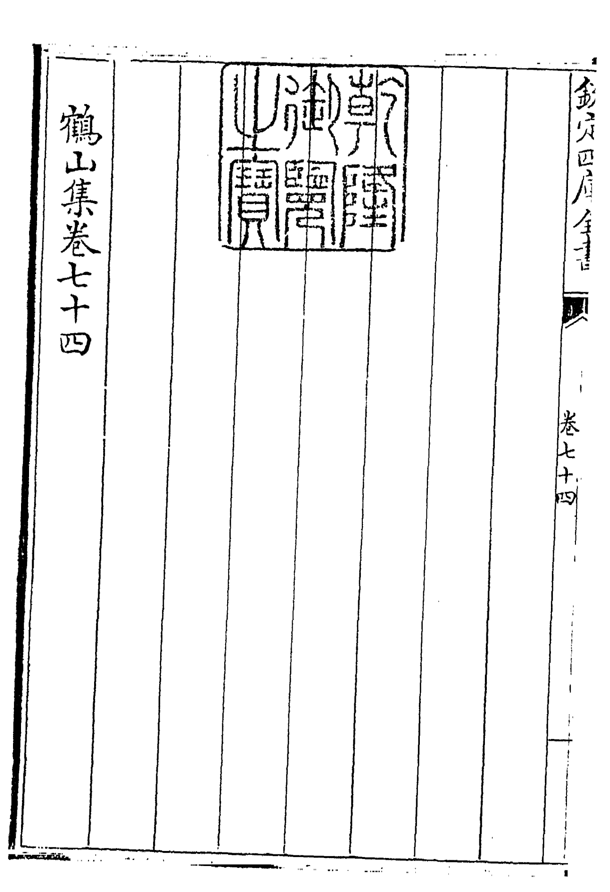
譏候間諜戮强盜五人境内肅清社稷壇久圯寓祝亭
驛侯命樹封如儀且謂社不宜僅視小祀乞下禮官
議崇祀典州臨大江使客上下賈人憑依避征侯曰是
郡計所賴吐剛茹柔非吾志也繇是有以飛語中傷者
長陽令久闕前後辟置者不旬月輒以計去侯嘗言上
請善去者得增命秩或減舉員以勸願仕會又有挾印
出境者公白諸臺正其罪而帥閫劾侯罷去侯居郡秋
毫無妄費去之日視始至增緡錢萬廩給未入者千緡

人白郡貳以廩給歸公公以為校官養才與貢士續食之助侯既去部使者寃之乃與劾郡僚以直前譭侯亦未嘗幾微見詞色也十七年差主管華州雲臺觀紹定元年再任五月己卯以疾卒年六十有五嗚呼祖宗豐芑之積山川神氣之會是生忠肅而權燄所扼弗盡用以遺侯侯以生長見聞修身刑家使推其所挾得施於時必有以異乎人而僅行於職業之間又不合以退士不遇則亦已矣所惜者非才也時也侯嘗采前言往行

目曰澹齋自鏡又取切於宦學者曰愛蓮堂官箴又書坐右曰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烈其自律之嚴如此至於忠肅遺文奏藁家訓聖德記訓蒙衰粹刊鋟靡所失墜友愛二弟官其從子之孤者字而教之凡皆人道之當然而俟油然發夷華皓不渝元配同郡强氏先十八年卒繼室豐城孫氏先一年卒贈封皆安人男子一人滋以祖任爲將仕郎女子二人長適文林郎黄州軍事判官趙括夫次適從仕

郎新威武軍節度推官李義山先是孫安人葬郡之西山前直三橋襟抱平衍公嘗有樂哉斯丘之嘆卒後數月得之滋乃卜十二月庚申奉侯之喪窆焉以義山之狀求銘銘曰

烈烈名卿蹈義秉方貞名揭日帝用不臧謂帝不臧而世其良于何其臧亦罔克長皓皓易汚物理之常莫槃無愧不遇奚傷



鶴山集卷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山集卷七十五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范焱

鶴山集卷七十五

宋 魏了翁 撰

墓誌銘

知南安軍宗丞都官邵公墓誌銘

知大宗正丞兼都官郎邵公以紹熙四年二月丙辰卒於南安軍治廨明年十一月壬寅其孤笥篇範葬於金華縣白沙鄉楊源又三十有二年笥以書來請曰先君墓道之銘久未有屬笥之辠大矣雖然苟得公銘尚可

以自贖余閱其狀又得泛溪遺稾知公之言之徳銘敢
不諾謹按邵氏家婺之蘭溪曽大父文大父廸皆不仕
父友賢以公贈朝奉郎妣翁氏徐氏曽氏皆贈至安人
曽安人遺腹生公諱驥字徳稱數歲喪母克自力學紹
興二十六年入太學中乾道二年進士第以祖諱授寄
理左將仕郎調隆興府豐城尉獲强盜法當改秩帥臣
龔公茂良將以聞公辭曰此職分也敢儌以為利公淳
凞三年為潭州醴陵丞以材擢善化令攝衡山安化皆

稱治衡山饑民詣縣匄貸有轉運司枋木米六百石遇造船乃發公謂使吏上請則無及遂先貸而後請使者果大怒委劇吏廉其事無所得猶移主湘陰簿民訟其寃不踰月復舊八年用舉主改宣教郎知衢州開化縣又承旱歉振卹有方朱文公以常平使者忽輕車行縣至則喜謂公曰吾所以來有言邑多流莩今大異所聞文公風采震慴吏重足立而於公獨卷卷焉且以陞陟舉之先是縣有惡少年比為十友持吏短長公摘其渠

長前後所坐上之州不爲竟治又上于監司于臺于省凡三置獄卒論如法俗爲之變公以是邑清獻趙公北山程公莊簡李公流風未泯乃祠於學以示風厲其他如罷科敷水碓錢免勸諭酒皆去積年之弊連帥監司論薦詔赴都堂審察十二年差監都進奏院尋爲大理寺主簿遷丞十六年光宗皇帝受内禪公進紹興聖烈淳熈聖孝二頌以侈兩朝之盛又嘗應詔言事論役法稅契刑法科舉皆中時病因輪對進芻言十篇上每事

稱善改知大宗正丞又論錢弊略曰銅錢每越北界而
彼之錢未嘗秋毫涉吾地也以彼輕貨易吾楮幣復以
楮幣要我銅錢是以其無用傾我有用茲其為謀莫測
且彼能令行禁止而我顧不能此非直頑民猾商也吏
奉法不謹耳上顧問再四下其疏集議所時議咸允紹
熙元年權尚書都堂郎官明年以疾請出知南安軍地
瘠民貧公謹事節費按淳熙十五年以後逋賦為緡錢
六萬盡蠲以予民貢聖節銀三千兩三歲大祀半之異

時取諸下三縣公請於朝議所以蠲之漕使者林公
湜輟邠金為代輸三年之一以成公志先是儂智高叛
郡以民當輸米石錢則千賦錢二百以供軍名曰紫蒿
錢歲約五百萬既罷兵乃以資郡少府私用公悉除之
在郡踰年政成位孚蓋嘗即公之歲閥而慨然有感於
世道之升降焉且公選表名實奏邸正同郡留魏公當
國後二年遷理官又三年轉大宗正丞又踰年留魏公
相擢兼臺郎自郎請外會御史中丞何公澹建請三丞

二著榷郎得持使者節若為公設而公僅得一遠小郡公之守道不競於此亦可畧見惟居敬窮理有得於屈伸之分則素位而行升降久速於我乎無加也召南之詩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虵委虵序詩者曰在位皆節儉正直上下相師官宿其業體安而志明也嗚呼二熙之際其尚有存者乎公享年六十有四娶徐氏以公封贈至安人以子筍爵累贈至恭人子男三人筍嘗中國子舉補太學員以公任入官今為承議郎

新差通判靖州次龠後公二十四年卒範未仕女子二人長適國學上舍生吳熈載次適進士童寅皆卒孫男五人長愚早夭次魯益晉曾女六人各得所歸公耆學至老彌篤任南安日掇司馬公通鑑所不載者為書號南北申鑒卒後裒其文得家集三十卷賦二百首餘藁有未及録者銘曰

視所舉知其類觀所安見其志厚所予艱其試考無咎于是似

太常博士李君墓誌銘

嘉定十有六年某爲太常少卿婺東陽李大有謙仲主簿謙仲習於禮顧籩豆簠簋登俎尊罍位置失次脊脅臂臑肫肩亦多闕軆黄白黒禮以熬蔦今用生形鹽傳謂象虎今散鹽黍稷稻粱而槩用秫五齊三酒而槩清醑瘞燎徒具文樂歌不卒章乃按三禮條具其儀法請釐正之余每嘆禮有數有義聖人事事而問不以有司之事而忽之所以明天地之性體陰陽之情也自周秦

去籍漢濱廟制極於劉石之亂先王禮樂蕩無復存故雖經生學士有不盡知其數者况於難知之義乎聞謙仲之說欣然而喜亦曰大者既難遽易姑先其易者焉耳即為上之尚書而議者已曰事關奏審必不可行祇贅言焉謙仲愀然重有感於學術之不明會當輪對上疏略曰國朝自周頤張載程顥程頤學本於正心修身仕至於致君行道近世張栻朱熹吕祖謙闡而大之而義理益明乃自慶元權臣創道學之名以排抵善類而

為士者始以道德性命之說為不足學能者求中於科舉而怠者幸中於剽竊夫公卿大夫由此而選也而胚胎之壞已若此願名宿儒崇置通列推明儒先之訓扶植治本於外師儒之官亦以此意風厲作成毋徒為襲取利禄計其二曰臣觀自昔歸附之徒固有始於効順卒於反覆者況今入居内地而衣冠自若窺我虛實安知其中無伺間乘隙之人若其偃然自便者視昔之拜表輙行又甚焉是可不思所以處之國家自軍興以來

屢開督府命大臣領其事權尊而望重亦足以陰弭豪强潛杜窺閒惟陛下亟圖之上獨以前疏下有司餘不及盡用也尋遷博士疽發背且殆甥許元實往候謙仲謂生知書顧强我以藥邪家人問所欲惟以弟大同不及訣爲憾而大同至曰吾得見弟幸矣屏爻却藥而卒嗚呼古所謂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其謂是乎突梯絜楹則壽而昌底厲名行或降之殃豈苟重禍貴得於此故啬於彼邪謙仲所居官率善其職主管官告院書

印既具揭姓名於方吏無所容其姦邊將李全受節鉞
有司命條所給告諫仲白宰掾是有定制豈容為一人
輕易大農簿書舊悉付吏抄轉出納謾不可考謙仲請
先經主簿簽說為省試點檢試卷官時號得人者卒出
謙仲雖廷試三人皆其所拔余時為參議官聯事旬月
凡皆得諸見聞其在奉常有言謙仲且為臺諫得言天
下事士莫不傾耳延頸恨出命之晚嗚呼此豈惟踐修
之素有以得斯於人亦以見人之惓惓於忠臣良士幸

其有以植公道而福斯人也詩曰行歸於周萬民所望是區區者果孰為之然哉謙仲卒之明年當寶慶之元其孤卜十月丁酉葬於懐徳郷蔣碑山之原以其吏部侍郎喬公行簡所狀行實求銘某以聲氣之同不敢曰不可則叙而銘之謙仲本唐宗室世為婺東陽人曽大父悦大父皓父侃贈奉議郎妣馬氏贈孺人謙仲氣剛而質粹幼與弟大同親師力學不幸早孤遣大同受學於朱文公先生而躬任家事不以遺母勞讀書窮晨

夜不釋紹熙四年補博士弟子員慶元二年中進士第授廸功郎主簿潭之益陽教授平江府知福州閩縣通判通州主管官告院歷司農太常寺主簿遷太常博士積階至朝請郎初仕益陽考覈簿書閣其貳於府吏無敢出入賦役在平江著録公明不可干以私正歲鄉之大夫士屬于庠謙仲為正齒位倣古飲酒禮且取前賢鄉約鄉儀鋟梓以風示之士習用勸趙成公希懌將舉謙仲或請謁諸辟曰求而得之則如勿得成公卒不能遺時自

春官黄文叔度可成劉晦伯爚以次競薦遂以舉將六員改秩其爲縣分三等以平役法因民便以救弊寛頌繫以紓濫刑閩人德之通民嘗欲引江漑田以五狼石麓所障礙輙阻謙仲受職後不月乃通更伐石峙牐以備豬泄農田商舶皆利焉轉運司致糧於邊率拘民舟而富者以賄吏免謙仲白罷之更造郡學器服繕城浚濠建利民海山二橋及西門堰凡可以及人者無不爲也會攝守吏白事例錢數千緡謙仲撝之曰有例可送

無法可受秩滿候代遣家人先歸屬彊吏𤼵詧曰吾家

行民聽慼矣命止之謙仲頌覵嚴重廉直不受請寄昧

旦衣冠率諸子誦語孟若詩參以先儒傳釋精誦熟講

日有常則處同産尤極友愛内外四百指五十年無閒

言居家頗采用古禮祀不焚楮巫覡不及門送死不以

浮屠尤篤於族姻鄉黨賙貧字孤殣死藥疾嘗宛轉請

於當路下常平司以所没入富人財産為鄉邑營社倉

用朱文公及建安吴氏舊法歳凶貸民至今守之得年

六十有六娶馬氏封孺人四子男自勉自牧自得自修自得先七年卒三女適鄉貢進士蔡泰琰孫用庚從事郎新台州寧海縣長寧鹽場管押鹽袋喬通孫孫男女各一銘曰

家人之威如兄弟之怡如靖共乃事委如虵如孑奕奕令姿孰嬔而如未晡戢暉孰阮而摧如正懿而全歸與其幸生之萎如

宣教郎致仕宋君墓誌

宋氏爲彭山右族其家于縣之江東者自淑始淑生某某生才才生覺覺生熈封迪功郎早孤克自奮厲以行誼著於鄉嘗病三鄉士民有虛市之征控於部使者爲奏除之民至繪其像與使者並祠迪功娶單氏是生君名和仲字伯應自小即束書遊學志鄉畢齊等踰冠以詞賦試於轉運司與選後以淳熈十四年慶壽恩父母皆受封十六年再舉於鄉嘉定四年該累舉恩廷試入等授忠州文學階迪功郎調漢州什邡縣尉六年復

以鎖應試居亞選縣境延袤有媼挾鏹于郊盜奪之而縊于溝後人至援之得免君命求盜名鄰里子弟以次視媼媼指一人君曰未也命三易冠服迭至對如初盜伏其辜有殺人逮捕久弗獲君自囚佛舍有盧山者自陳於庭曰我實殺人媿公之誠請就捕衆乃大驚縣有馬脚鎮引江溉田曰牛欄堰旁溉雒縣鎮縣民爭利訴於州於監司歷歲不決盛夏輒聚至千百往往相殺傷君行阡陌退具其事以江所從來遠而鎮之田視雒不

及十一鎮田既足以其餘泝隣可也何示人不廣仰閻
卒用君言訟平而利溥尋爲邛州司理參軍時紅巾賊
爲亂民有乘間剽掠宣撫司下令毋問魁從悉論死吏
請如令君謂是特大爲之防耳既付有司則當别白定
罪守意未解君退白幕府卒觧於大司止坐渠長郡當
貢士有司至不以時士譁然詰之乃以毆傷白郡誤執
他士君時兼攝録事參軍傅爰未具部使者趣上其事
君列五可疑白之守守以上於使者會誤執者爲貢士

第一獄亦旋罷士為歌詩紀之其聽獄務持大體率類是總領財賦任處厚辟差監大軍庫辭不就時郡縣困於宿逋而卭為甚君白任君曰國用不給固當慮而根本虛竭尤可憂況卭以鹽鐵曩號富饒今利歸餉所而虛額視他郡為多願亟圖之任為卭蠲十三萬緡有奇尋監嘉定府羅目鎮酒税君已倦遊矣該寶璽恩循從政郎會家子炎午試吏夾江攝邑龍遊刑獄使者張君方檄君詣郡因就養縣齋尋以涖官入考致其仕浙江

還家踰年不起疾實十七年正月庚戌年六十有四以致仕特轉宣教郎娶同邑黄氏故承事郎鎮之女前二十四年卒三男子炎午舉嘉定十二年進士前嘉定府夾江縣尉兼主簿次豐之祉之祉之前五年卒女子長適故忠翊郎監潭州南嶽廟趙時葥再適史良能次適進士侯公璹孫男四人外孫男女五人諸孤卜實慶三年九月丁酉葬君於縣之安鎮鄉慶和里飲馬溪申山之原黄夫人既葬於金牛溪祖墓之北今改祔焉未葬

炎午以書抵某曰吾父子與君之諸昆夙有契好墓前之石公為我銘之余閲君之閥閲行治盖宋氏世有令德廸功奮布衣為民蠲市征君以行誼克紹祖考嘗榜室曰不欺曰無愧凡三為吏惟兹四言是依信知官無卑事無難即其分所得為皆足以行其志雖所及未竟時也乃為之銘曰

維古命民積於鄰比使民自興還以長治風由火出此豈容僞誰與舍本而較末技行修於家信於黨術舉或

多奇官亦寡遂恂恂伯應無遂無退克世厥心尚開來裔

朝散大夫知眉州王君墓誌銘

王君諱其賢字能父系出太原其先京兆萬年人十世祖某仕唐季為果州刺史因家於蜀今遂為廣安右姓曾祖考裒不仕祖考瀆以子貴贈奉直大夫娶陳氏生子壽嵩登乾道二年進士第歷官至朝請大夫累贈通議大夫其季子曰壽庚贈朝奉大夫通議娶楊氏繼張氏

君蓋張出也少頴異言動如成人通議服母喪太師安公丙來弔見君而奇之曰是兒骨清形秀必為遠器會季父大夫無子以君為之子通議致其仕君以恩補官安公以女妻之試吏為鹽亭尉丁母安人周氏憂服除調鳳州比較務會逆曦以蜀叛安公既仗義反正於是乘勝盡復關外已棄四州所與大將李好義商事期審賊勢盡糧餉布裨佐將往來書尺藏於好義之子樾者皆朝發夕報不翅口講面授蓋先是君任鳳州習知人

情安公乃檄君周旋其間歸彊振凱特命改承事郎充四川宣撫司準備差遣羽檄稍寧即引嫌兩易利路轉運司幹辦公事未幾通判西和州安公既倚君為助乃檄兼議舍僅成資以大夫卒去官服除通判綿州與州長爭公事執不變會承詔赴都堂稟議未至闕特差權發遣岳州制詞稱其才業勉以良牧君益思奮厲郡之吏奉軍廩皆仰給舟楫君節用愛人商賈阜通不擾而集未幾改知渠州未上申命安公宣撫西蜀改辟君知

果州創夷之餘極意摩撫毫髮不受私事有當義勇不可移郡人號為鐵軍又能節縮浮費以少府之餘財佐邊需代民賦差知嘉定府事制辭畧曰爾西土之彦屢分符竹是能仰體徳意撫柔斯民矣勉思報稱無有遐心君節用愛人視前為郡不懈益勤提刑司以凌雲江悍數觸舟開支流以殺其怒役煩費廣州奉例惟謹而一毫不以取民秩滿知眉州以通議君嘗所憩茇益恭厥事眉士大夫郡可以理服不可以力操而稱君無異

詞方朞年屬疾請去未遂而卒實寶慶三年正月辛未

年四十有六使假以歲月歷變久而閱理多其所就顧

止是邪安氏封宜人男一人𡘋將仕郎女二人俱幼未

行孫女二人𡘋扶喪至瀘州哀毀成疾後一月亦卒安

宜人請於君之兄前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其恕取

族兄前通判利州其然之子時為之繼從子巖之子為

𡘋繼時以致仕恩當補官卜紹定二年三月闕日葬

新明縣明闕震山之原先事之數月鴻禧狀君之行走

書於請曰嗚呼季弟已矣其生平設施簡而非傲直而非矯視全德之君子固若有間然循性所安不為物移亦可尚已其恕於弟爲同氣敢以銘請而時又申以母命且安公之子癸仲亦以書來曰時之請也塵其謹毋郤嗚呼余曷敢不銘銘曰

予之資不假之年厚其遇不永其傳俄挽之前俄抗之顛振華短世埋恨幽阡

朝奉大夫知榮州蹇君墓誌銘

潼之通泉寒氏系出潯陽伏羲時曰修秦穆時曰叔世
久莫可考唐僖宗時曰元戚扈駕為排頓使後居鹽亭
之白馬葬射洪之果園山則入蜀之始祖也五世祖雋
民生二子長曰傾次曰噸傾舉元豐五年進士第二人
掌武信軍節度書記四傳曰享父生五子其三人舉紹
熙元年進士後以陞朝恩累贈奉議郎噸以文學補官
是生常通常通生利用利用生南運累贈朝請郎踰冠
而卒治命以奉議之季子為後是為君諱君章字晦卿

方十歲執喪哀甚事母王安人孝謹未幾安人卒孤苦
自持垢衣糲食澹如也慶元元年以詞賦擢四川類省
試高等明年視進士乙科賜第調青石縣尉歷渠州司
法參軍利州路提刑司檢法官鳳州司法參軍以舉主
改宣教郎知温江縣通判南平軍重慶府知茂榮二州
榮未工逆曦之弟曉時安撫利東察君非附已者臨之
甚威卒無瑕可指爲檢法官朞年曦叛曉據興元銜前
事停檢法奉君將去之會本生母卒乃行在鳳日宣撫

司經量闗外田受命者率加賦以為功君往貞符索夏秋歲輸之數以田均税毫髮無所益民至今利焉治温江府督宿逋甚峻君從容幹理寧其稽令不以病民諭學積頽巴縣亦久不治君以節縮浮費府有餘財各發粟二百萬助之茂之屬縣曰汶川當威茂之衝土人湯彬豪於財嘯呼夷獠武斷豪奪鐵邪蕃雖隷威而市於永康必道汶川彬父子數禦之為二州患君調軍禽而戮之縣是徼外無敢譁者節用豐儲率以春夏之交損

糴直以賑貧夙有胃疾既去郡行至汝川明窗館而卒語不及私唯曰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吾何求哉當寶慶三年八月庚午年五十有九娶劉氏東谿先生伯熊之孫也男森之舉嘉定十年進士前為蓬溪縣丞女適髙斯得舉紹定二年進士授文林郎利州觀察推官森之既以母命卜遂寧府長江縣甲山以今年十月己酉舉君之喪即窆前之月以君之同年進士馮君邦佐所狀事實屬銘於靖會斯得亦自都城來請申其請

嗚呼余知晦卿已久馮公輔余所善也斯得吾之同産兄之子也況又以知晦卿居家涖官之實余曷敢曰不可銘曰

人莫已信唯貴是師宦升爲能晝攫爲奇孰知古之人爲吾分所得爲雖所居無赫赫名而所去見思吾晦卿父其尚有聞於兹

知文州主管華州雲臺觀安君墓誌銘

嘉定十有四年知文州安君蕃以比歲勞勩請致王事

而歸詔主管華州雲臺觀行至利州得疾延朞月乃卒實十五年四月戊子也年五十有一其孤如塤等既護還里㕓十七年夏五月癸卯以治命葬岳池縣施爲鄉龍旋下乾山之原先是君居郡日遇璽需以弟之子如淵奉表入都如淵過余於休沐舍曰吾伯父之葬未有以識窆如塤兄弟奉母命將以請於公顧杖而即次弗敢違也會某句去已七八疏未允方闔門俟遣辭焉亡何如塤復以書請益力乃爲叙而銘之君字叔衍其先

本太原八世祖瓚爲後唐檢校太傅出爲遂州刺史以
王孟之亂不能北歸因家於遂刺史之子景泛爲通州
從事贈太保東遊瀘洄鎮愛其江山之秀潤家焉皇朝
開寶中升鎮爲軍遂爲廣安著姓四世祖處厚以崇寧
二年爲同知樞密院系之詳具載於邵公濟博所爲銘
曾王考祁荆湖北路轉運判官王考夔嘗與鄉舉考宿
君本朝奉郎壽域之子貢士早世張夫人器之請以爲
己子教之力學讀書習春秋三傳有聲校官開禧初與

平吳曦少傅安丙工其事曰進士安蕃丙之族人也遣之興元諭都統制孫忠銳合謀誅逆畨曦已遣其母弟曉為利州東路安撫使不得不豫為之防蕃與忠銳既共誅曉亦有微勞丙已假將仕郎權興元府茶馬司茶帛庫詔特授承務郎凡四人並命其書曰吾下密詔討賊曾不逾時克成儁功雖吾帥臣竭忠諸將効順顧所以徃來其間合異為同非可泛然諉諸人者則夫族黨之助安可誣也爾君玉能得其親近之情爾坤辰同任夫結

約之責爾煥爾蕃分諭諸軍曉譬禍福一朝唱義遠近翕然戴披奏函良用嘉嘆錫之京秩布列幕屬士孰有起家而得此乎益用勉厲以稱所蒙君拜書奮厲圖報茶馬司檄兼秦司僉廳府尹劉清惠公申名置幕下少傅自新沔移治興元又辟君為屬天水縣舊隸成州大制置司以道遠表升為軍既又即軍復縣兵火之餘入睨視莫敢向君佐幕纔數月自請試縣或猶謂毋以家往君曰是示人畏縮也名故老而謂之曰縣當險阨之

衝者中原數擾此最要道或治米穀或治榆林或治興州坪或治沙川雖遷徙不常而迭遭焚蹂令不一勞其後不安將遷邑於赤丹堡繚以險固實以穀粟使民得奠居其亦可乎衆皆諾乃白制閫行之官寺民廬以次畢具秋毫無所擾制閫發緡錢五千君復上之忠義士兵故有春秋二閱君更用農隙因其力以築縣城民不失業官不濫費凡樵樓守具旋觀而畢置之民自離兵戈有田者亦棄去君大書鴻鴈三章於堂壁卧興圖之

從帥閫撥借耕牛種具量所墾田散給皆翕然歸耕會歲大亨歡呼被野始期以秋輸無錢逭君之去率多逋負又爲貸償主管成都府路轉運司使者剛褊自用君隨事救正理究釋滯人不知其功至於推挽人才尤所用意制置使聶侯子述至蜀以果州守安侯癸仲爲元幕俾君攝州事屬時多事民頼以安尋謁帥府白事其一核實茶馬司所積暫以買馬錢助邊用養馬牽馬之糧給軍儲誒闕自如舊制約一年可得百萬計其二今

北邊未靜憂在西南夷宜謹擇邊吏其三賞罰所以勸沮也今大敗者未即就刑而小捷者遽加醲賞聶侯大說辟君通判永康軍會興元卒叛轉掠果閬密邇鄉邑君念八世祖太傅嘗出家貲以平賊思所以繼先志會少傅為之倡君喜曰是亦吾志也亦糾合宗族佃丁數百人往運軍糧且躬臨賊壘毅然以公事為已任未幾朝廷起少傅為宣撫使治利州州自亂後氣象荒索少傅改辟君為州貳君請增米價以來商運為軍民利且

舊例商就官交米則有出納之弊軍就倉稟給則有陳腐之弊使皆就船出入則二弊皆除總餉者是其策繼以君兼主管文字兼糧料院職併事叢脞微不究初西夏永好於我自嘉定七年嘗書者絡繹竟上至十二年冬十月岩昌寨以夏格討使甯子寧忠翼書來宣閫委安撫司報之適東軍郭威等焚成巷遁去宣閫移金州軍帥陳立將東軍辟君充隨軍轉運置司西和君聞命引道未至令曰比歲冬夏之交寇乘間再入民未復業

餽餉用艱令日使指非招集忠義按視營屯惟先勸諭流民各歸土著乘春耕種且檢視倉廩督促移運務以實邊備安人心民聞之喜凡漕運物料糗糧芻藁夙夜盡瘁漕四十二萬三千七百六十石馱户不該封樁并由子不到等錢四十三萬六百劵有竒糴二十萬一千二百石以置口漕至西和魚關至白環每石且以貫錢一十七劵米一斗七升之約為總所省三百四十二萬六百五十九劵米三萬四千二百六十五石初出邊僅

有兩月之積未幾可支半年嘉定十三年秋夏書再至宣閫未敢深然之俄遣使至犨城以書督期宣閫姑管師應之以利東路安撫丁公焴節制諸路軍假參議官同措置副戎司邊事君酌酒飲諸將顧毋殺戮毋焚毀以誕布我國家不嗜殺人之意皆聞命感慨自丙申出師己酉飲至不料三路丁直不起利路全夫則君密贊之力也宣撫茶馬二司舉君知文州郡踰年百廢具修然自是精力耗矣得年五十有一積官至通直郎娶陳

氏姑之子也男子五人如山如塤如川如愚華孫如山嘗與賔貢為伯父士龍後華孫先夭令附塋焉女子二人長適將仕郎楊季衡幼未行孫男女一十三人君資厚而氣夷與人交有終輕財重義不計家之有無慶元三年歲荐饑極力賑貸全活甚衆其後年穀屢登折劵不復責尤嗜書自經子史傳百氏小說醫卜方伎一覽終身不忘嗟夫其才若此其用卒此士聞而惜之銘曰有勞於國有德於民俄興忽化位止專城未為不遇弗

究弗宣弗振弗延年其在後之人

鶴山集卷七十五